

爱我所爱 美梦成真

——纪念入校四十年

77级口腔系校友 孙海雄

春雨绵绵，思绪万千，心情沉淀，往事浮现。

从文件盒中拿起一张1977年高考的准考证，凝视准考证上的照片，那年我已三十岁了，依然坦然准备去迎接人生征途中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因为“文革”，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取消高考，毕业后只能上山下乡或者去工矿接受贫下中农或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算比较幸运，没去农村，分在上海港做码头装卸工人。每天风吹雨打，日晒夜露，挥汗如雨的繁重体力劳动，一干就是十年，受了几次严重的工伤，还差点送了命。

有一次装卸钢材，一条几吨重的钢条滑出吊装网，压向一旁的我，幸亏我躲得及时，并用手一挡，钢条划破工作皮手套后，再划破我右手掌，皮肉剥开，肌腱都暴露，还好没骨折。送医院后进行外科组织复位，缝了十多针，伤愈后留下二条粗粗的疤痕。

还有一次，更难以忘怀。那天，操作起重机的新手动作过猛，把一包二百斤重的货物晃出吊网，货物从十多米高处掉下，擦过我的后脑和后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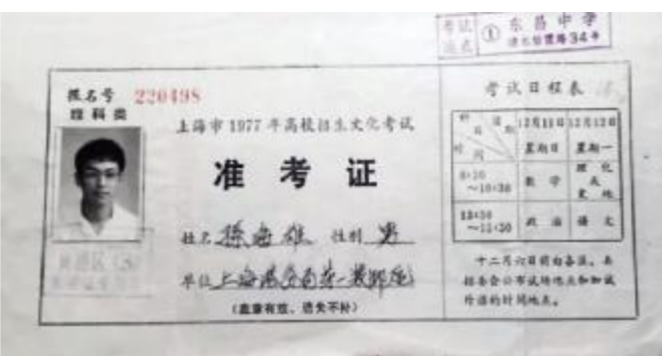
同时把我的安全帽打落，在与货包“亲密接触”后，我即刻晕死过去，并从十多米高的万吨货轮的船舷边翻落到黄浦江里。三月份的江水冰冷刺骨，于是我被冻醒，虽然我会游泳，但手脚软绵无力，只能拼命浮出水面不让自己沉下去。天助我也，幸好此时有一小船从身边经过，船老大发现了我并及时将我救上岸。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脑震荡，另有胸椎6、7、8节压缩性骨折。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受伤的第二天，就在同艘万吨货轮上，另一名装卸工人被同样的货包打伤在头部，不幸死亡了。同事来医院看望我都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似信非信地苦笑以对。

1977年夏，邓小平同志决定恢复高考，规定从66届开始，历届和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参加高考，不问家庭出身，这才激起我参加高考的强烈愿望。在“文革”十年中，我曾因工作表现好被推荐过上大学，却因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而被淘汰。这次虽有参加高考的想法，但仍很犹豫，因为这时我已成家，女儿才几个月，我不能把担子全撂给妻子一人，所以我一直没有报名。直到妻子说：你去考吧，家里我会安排好的。她是中学教师，知道我爱读书，她说女儿可以托儿所全托，这样无后顾之忧，那时离高考报名截止期只有几天了。我当时报考的是上海二医口腔系，一则是父母都是口腔科医生，希望我子承父业，二则在上海离家近，还可以周末回家照顾。

因为自己是66届高中生，课程都已学过，所以复习起来还是比较有信心。虽然那年只有5%的录取率，应试时自我感觉良好。正当我沾沾自喜地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单位领导通知我上海市招生办要我再去一趟。我感到大事不妙，也许命运又要捉弄我了，因为我曾被捉弄过一次。那是1965年冬，中法建交不久，国家准备选派一批留学生去法国，我当时就读的重点中学也有名额，经过严格筛选，口试、笔试外语、政治审查、体格检查，我成为最后二十几名的上海市的候选学生之一。几周后，学校校长找我谈话，说组织上了解到我一个远方堂姐去了香港，有这样的海外关系，我的留学选派资格就要重新考虑，之后这件事就石沉大海了。

有了那段经历，这次招生办的召见使我感到凶多吉少。我战战兢兢地进入办公室，只见一位表情和蔼的长者和一位年轻的助手在等着我，先问了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然后那位长者就直接当地要我伸出右手给他看，并要我做一些动作，见我的右手动作灵活，伸屈自如，就问我手上的两道疤痕的由来，我把当年工伤的情况讲了一遍，那位长者就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声：“没事了，你回去吧”。我如释重负地离开招生办，心想肯定是体格检查报告中，有描述我右手疤痕的文字，所以要当面检查一下，因为要做口腔科医生，手一定要灵活。也正因为这次召见，我比其他人都提早几个星期吃了一粒“定心丸”，看来我有希望了。果然，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二医口腔系的录取通知书。报到的那天，我发现那位召见我的长者正是我们的系主任吴少鹏教授，而那位年青人则是我们大班的指导员陈章达老师。

1977年参加高考，是我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从此有了自己喜欢的专业，有了前进的方向，并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出类拔萃的同学，同时接受了许多知名教授终生受益的教导。在这良好的教学环境中，我们同窗五年，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共同前进。在全班同学的努力奋斗下，我们大班最后三年连续被评为全市高校的“三好集体”。现在我们毕业已经三十五年了，不管是在天涯海角，还是在大洋彼岸，我们的同学都会魂牵梦绕地想念我们曾经奋斗过的那个地方——母校上海二医。我们这一代，每个人都有坎坷的经历，都有艰苦的磨练，这些已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使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管碰到什么困难险阻，都能坚韧不拔，从不畏惧，从不退却。今年我虽已年近70，但依然热爱自己的事业，我将继续为我的所爱，努力奉献我的点滴余力。



系，我的留学选派资格就要重新考虑，之后这件事就石沉大海了。有了那段经历，这次招生办的召见使我感到凶多吉少。我战战兢兢地进入办公室，只见一位表情和蔼的长者和一位年轻的助手在等着我，先问了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然后那位长者就直接当地要我伸出右手给他看，并要我做一些动作，见我的右手动作灵活，伸屈自如，就问我手上的两道疤痕的由来，我把当年工伤的情况讲了一遍，那位长者就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声：“没事了，你回去吧”。我如释重负地离开招生办，心想肯定是体格检查报告中，有描述我右手疤痕的文字，所以要当面检查一下，因为要做口腔科医生，手一定要灵活。也正因为这次召见，我比其他人都提早几个星期吃了一粒“定心丸”，看来我有希望了。果然，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二医口腔系的录取通知书。报到的那天，我发现那位召见我的长者正是我们的系主任吴少鹏教授，而那位年青人则是我们大班的指导员陈章达老师。

1977年参加高考，是我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从此有了自己喜欢的专业，有了前进的方向，并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出类拔萃的同学，同时接受了许多知名教授终生受益的教导。在这良好的教学环境中，我们同窗五年，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共同前进。在全班同学的努力奋斗下，我们大班最后三年连续被评为全市高校的“三好集体”。现在我们毕业已经三十五年了，不管是在天涯海角，还是在大洋彼岸，我们的同学都会魂牵梦绕地想念我们曾经奋斗过的那个地方——母校上海二医。我们这一代，每个人都有坎坷的经历，都有艰苦的磨练，这些已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使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管碰到什么困难险阻，都能坚韧不拔，从不畏惧，从不退却。今年我虽已年近70，但依然热爱自己的事业，我将继续为我的所爱，努力奉献我的点滴余力。

母校，我们永远爱您！

78级医疗系校友 林桦

40年前，整个中华大地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国民经济几乎全面崩溃，所有学科的专业人才整体青黄不接。就在这国家和每个中国人都寻找前途和方向的关键时刻，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幸运儿，走进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校门。

在参加高考的千军万马中，我们脱颖而出，拿着录取通知书喜极而泣，那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们的带着刚离开中学校园的稚气，有的带着丰富的社会经历。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上下年龄跨越十年以上，有幸在一起寒窗苦读五年。五年中，从学校到医院，我们收获匪浅。弹指一挥，五年眨眼而过。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

毕业后，我们走遍南北，足迹几乎遍及全球。不经意间，我们又经历了人生的35个春夏秋冬。同窗见面，脸上的皱纹是我们成熟的标志，鬓发的灰白是我们经验的沉淀。这35年是人生中最宝贵、精力最充沛、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

中华大地在40年里“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40年里拥抱理想，执着进行人生的探索。当欢聚一堂时，我们畅所欲言。每个人所闯出的人生历程，无论是成功或失败，得意或失意，包括辛、酸、苦、辣、甜五味俱全的所有经历，都将是我们人生探索的宝贵总结，也是我们互相勉励的真实素材。

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随时面临着工作的难题和事业的挑战。那一刻，我们意识到母校和老师们在五年里给了我们很多很多，不光是医学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敬业的精神和奉献的心志。五年的寒窗同窗，我们同学之间也互相学习了很多很多。年龄小的向年龄大的讨教社会经验，年龄大的向年龄小的汲取朝气阳光；性格活泼外向的让别人享受他们的多才多艺，性格安静沉思的让别人欣赏他们的理性逻辑；调皮捣蛋的给校园增添了热闹，刻苦勤奋的常是教室挑灯夜战的一道风景线。

我们的相识是因为我们曾有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我们再次相聚是因为我们珍惜曾经的友谊和时光。我们感谢“二医”给我们相识和相聚缘分，我们更感谢“二医”的校风和传统对我们人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百余年前，在中华大地仍然沉浸在封建迷信之中，民智未启，民风未开（女裹小脚，男抽大烟），而母校的开创者，远渡万里重洋，跨越文化隔阂，将未被众人认识的西方现代医学介绍给深深怀疑他们的中国人。正是这种不畏艰苦的奉献精神 and 救死扶伤的真诚爱心，为中国奠定了现代医学和现代教育的基础，也为我们母校奠定了长远发展的基础。他们这种博爱的胸怀、无畏的开拓精神、不苟的科学态度，已成为我们职业生生涯的标杆，鞭策我们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母校，我们永远爱您！



本刊编辑部地址：上海重庆南路227号一舍105室 邮编：200025 电话：63846590×776487 53827190 传真：53827190



校友之声

XIAOYOU ZHISHENG

医学院网址: www.shsmu.edu.cn 校友会网址: xyh.shsmu.edu.cn 校友会信箱: xyh@shsmu.edu.cn

77、78级入校40周年纪念专刊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友会主办

2018年6月15日

第72期

本期四版

医学院举办大型返校活动 纪念77、78级校友入学40周年



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集中体现医学院立德树人的教育事业成果，校友会于6月8日到6月10日隆重举行77、78级校友入学40周年大型返校庆祝系列活动。

6月8日，近200位77、78级校友陆续从海内外返回母校，参加了40周年庆祝活动纪念大会。母校领导高度重视此次大型活动，医学院院长、校友会会长陈国强院士特意调整工作日程安排，莅临了纪念大会现场。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吴韬到会致辞，大会由医学院77级儿科系校友吴静主持。

吴韬在致辞中首先代表母校领导和全体师生师友欢迎了77、78级校友的到来。他指出，1977年冬天的那场高考为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77、78级校友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先行者、实践者、推

动力和捍卫者，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吴韬也向校友们汇报了母校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和取得的成绩。

随后，77级医疗系的陈福国、口腔系的周曾同、儿科系的任鼎文，以及78级医疗系的王虹作为校友代表，与同学们分享了当年在母校读书的有趣故事，以及母校的学习经历对自己毕业后三十多年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其中陈福国和周曾同两位校友的发言尤其精彩，他们带着在场所有同学一起回忆了当年的青春岁月和欢乐时光，引起现场笑声阵阵。

给77、78级校友留下深刻印象的组胚学老师王一飞、化学老师方友斌、中医学老师徐建中，以及深受校友爱戴的两位班级辅导员郑红、任春华也出席了大会，并且和同学们亲切交流，合影留念。

王一飞老师作为当年的老师代表，上台做了精彩的发言。王一飞老师说，1978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各位77、78级校友人生的转折点，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二医作为中国所有医学院面积最小的一家，却拥有13所附属医院，临床服务体量占整个上海市的半壁江山，因此又可以说是全国最大的医学院；如今，医学院在全国占据领先地位，我们作为二医人因此感到骄傲与自豪。王一飞老师还指出，校友是一个大学最宝贵的财富，作为母校的校友，我们应该为母校的发展摇旗呐喊，出谋划策，添砖加瓦。他的讲话引起了全场校友的阵阵掌声。

为了让77、78级校友重返母校，能够回想起40年前自己初入校门时的情景，母校校友会办公室特意会同医学院档案馆，联手推出了“重温芳华、再觅倩影”校友老照片展，让返校的校友倍感惊喜。当年校友们毕业时，国内尚未形成毕业生穿戴学位帽仪式。校友会办公室此次特地为返校校友们准备了充足的学位服，供大家拍照留念，弥补心中遗憾。在6月9日和6月10日，校友会办公室还为校友们举办了“校友趣味运动会”，让返校的校友们在母校度过了一个开心轻松的周末。（刘晶晶）

本报讯 由77级、78级校友口述的《春天的故事》于6月6日面世，该书由医学院院长、校友会会长陈国强作序、校友会办公室主任刘晶晶主编。

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亦逢原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前身）1977级、1978级校友入学40周年之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校友会办公室组织了14位来自1977级和1978级医疗系、儿科系、口腔系以及研究生班的杰出校友代表。

《春天的故事》图文并茂，全书计有8万余字、百余幅珍贵的老照片，接受采访的十余位校友用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地讲述了他们拼搏的励志故事、校园生活的逸闻趣事和开拓事业的切身感受。他们从昨日的插队知青、炼钢工人、挡车女工、技校学生等变身成为今天的医学专家、大学教授和科研精英……他们不同寻常的成长轨迹，值得广大校友尤其是在校医学生们认真探究和细细品读。

陈国强还在《序》中说：“欣闻校友会办公室对十余位77/78级校友代表进行了口述采访，听你们讲述当年高考的经历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有幸感悟你们真实动人的个人经历，并受到心灵的洗礼，思想的升华。在‘二医人’传承者‘交医人’的眼中，你们是有智慧、有情谊、有坚守、有担当的一代人，你们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坚韧执着的追求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二医人’进取、求实、勤奋、创新的精神品质。”

陈国强认为，纪念入校40周年，我们应把你们身上葆有的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传承给年轻一代的“交医人”，特别是在读的医学生们。于是，我们决定把你们娓娓道来、生动且特别的故事汇编成册，作为一本特别的“课本”存续下来，以期为后来学子提供一份学习和借鉴的好范本，激励更多的“交医人”不忘立志学医的初心，牢记守护人民健康的使命，在服务人民健康的伟大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价值。

通过阅读该书中每位校友的故事，我们能品味到他们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和、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和立德树人的奉献精神。

《春天的故事》面世

77级、78级校友倾心吐心声



尊重人才的春天到来了 ——1977年恢复高考前后的记忆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一年，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高考考场。而此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已在中国消失了11年。

1977年7月，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准备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小平同志开场就说，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想了解大家对科教发展的想法，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看法，尽管发言。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与会者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废除推荐制



尊重人才的春天。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全国上下有570多万人参加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索大军中去。次年夏天，约61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录取40.2万人。77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78级学生1978年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恢复高考不仅是简单恢复一个人学考试，而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许多人或者说几代人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恢复高考不仅使我国人才选拔制度走上了正常轨道，也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这也无疑是我国改革开放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师恩如山 师恩似海

——我与导师刘薇廷教授的故事

78级硕士生班校友 周世瑜



1978年,我如愿以偿进入二医,攻读儿科学硕士学位,专业为小儿心血管内科,导师为附属新华医院刘薇廷教授,导师小组成员有刘敏慎、陈树宝老师。我的学习方向为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那年,刘薇廷老师仅招我一名研究生,她说要对学生负责,认真带教,不求数量,只求质量。

根据学校部署,在我们三年的硕士生课程中,第一年在二医本部上课,第二、第三年分别到各导师所在的医院进行临床学习,但刘老师说我第二年的学习内容很多,得提前进入临床,于是她要求我从第一年的下半学期起,每周抽出一个半天到新华医院,参加小儿心导管和心血管造影临床工作。刘老师说,你先观看,后做助手,到了第二、三年,你就可以

独当一面操作部分临床工作了。

第二年,刘老师每周安排一个半天,亲自为我讲课。虽然只是给我一名学生讲课,但她依然极具计划,每次讲课提前布置我阅读几篇外文参考资料,上课时我先说一下看懂了哪些、还有哪些没懂,对于我不理解的内容,她再细心讲解,直到我茅塞顿开,疑问全无。半天的讲课结束后,刘老师再布置下次的学习内容,因此,那阶段我每天晚上七时至十一时要加班做她布置的作业。

刘老师主持每周一次大查房,极为严格,这在新华医院是老少皆知的,她的听诊水平也是闻名遐迩。每次大查房,我都要提前一天作好准备,查房时她会问你心脏杂音听到了么?然后告诉你,她听到了什么、我们两者的听诊

为什么不同,今后你要注意什么,即使一个普通的房间间隔缺损病例,刘老师也要在术前精细分析其缺损的大小、部位,有无合并症,有何鉴别诊断?如何决定合适的手术时间及方式等。

第三年,我论文课题是“小儿法洛氏四联症的超声心动图诊断”,刘老师要求我收集100例病例资料,并规定每例的超声心动图要我自己亲手操作,同时必须去手术室观看每例手术,这样对每个病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1981年毕业分配时,刘薇廷老师多次向学校要求把我留下,但受名额的限制,最后还是遗憾地与新华医院失之交臂。分配到新单位后,我时刻以刘老师为榜样,治学严谨,不断取得了新的成绩,分别获得了中山医科大学“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广东省热爱儿童先进个人”、“广东省三八红旗手”、“广东省科技进步奖”、“广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称号和荣誉。

我由衷感到,自己非常幸运,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遇到了一位身正为范、德医双馨的好老师。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教学制度,三年的硕士学习生活改变了我的一生;导师刘薇廷教授的教书育人、言传身教的优秀品质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那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影响了我几十年的从医生涯。

三年时光,如风似云,亲爱的母校,亲爱的老师,在我心中是永远不落的星辰!

感恩老师,师恩如山高,师恩似海深!

没有母校栽培,就没有我今天

78级硕士生班校友 杨振羽

床诊断价值2)心肌肌球蛋白轻链的研究-提取和纯化。这些研究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

1981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生学位,并被分配在新华医院心内科工作。在后来的几年里,我除了完成日常的繁重的医疗工作以外,还协助导师带教硕士研究生,为医学院学生上内科和内科学基础大课,并承担一些科研工作。由于我的英语比较好,医院还让我在工作之余负责接待外国友人。

1987年,我获得美国的外国医学毕业生教育委员会(ECFMG)全额奖学金的资助,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医学院心内科和基础医学学科进修深造,承蒙我的导师Byron Schottelius教授的鼎力支持、悉心安排和项情指导以及其他相关科室人员的大力配合,使我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进修任务。因为我的成绩比较好,而且也是学校少有的华人,所以当时那个学院的院长,著名医学家John Eckstein点名要见我,两人交谈时我自豪地向他介绍了我们母校的一些情况,我俩的合影还上了该校的报纸。

进修结束后,我的人生又有了新的变化,经过不懈努力,1994年,我受聘于澳大利亚著名的医学教学医院之一、已经有150年历史的皇家布里斯班医院,任职心内科高级医生(Senior Medical Officer)。这个医院华人很少,或许是种族歧视的原因,当地人对我们学生啧啧称奇,佩服得五体投地。毕业时,我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心血管内科的临床研究,另一篇是生物化学基础研究,其中包括1)糖尿病患者运动试验R波振幅改变对冠心病的临

之风令他们刮目相看,由此受到了科室同事的一致好评和医院领导的充分肯定,闲聊中,我骄傲地告诉他们,我来自上海,我扎实的业务能力得益于我的母校——上海第二医学院,那里有优质的教学资源!母校为我打下扎实的医学功底令洋人折服,没多久,他们给了我“行事认真、业务过硬、真诚善良”的评价,并对医院的其他华人也从蔑视转变为尊重了。

40年前,我国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和恢复高考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命运,感谢邓小平做出的英明决定,从而使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这4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国家推行的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的政策与措施也改变了无数个人的命运。对我而言,我逢其时,非常荣幸地成为恢复研究生制度的第一批宠儿,由此我进入了另外一个人生通道。在二医和新华医院的学习和工作期间,我得到了母校的精心培养与导师的悉心指导,以及同事们和热心帮助,使我在心血管内科这一医学领域得到了全面而又严格的训练,这些为我之后在国外开展医疗和科研工作,赢得洋人的尊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岁月匆匆,时光荏苒,转眼之间距离我研究生毕业已有37年,出国也有31年;在这漫漫人生旅途中,我十分感谢导师的严格要求与言传身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母校的栽培,就没有我的今天。展望未来,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强民富;母校人材辈出,更上一层楼!



在新华医院心内科工作



赴爱荷华大学医学院院长的亲切接见



在生理系主任的指导下做实验

高考成就了我的人生

77级医疗系校友 张士青



1978年,作者(后排左一)与同学合影



2008年,在市中十三届人大会上汇报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正遇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没人教书。虽然后来复课了,却有名无实。学校无书可读,只得向小伙伴们借书看。那些年,阅读的书籍有当年苏联红色经典《真正的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些书籍对我青少年时期人生观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是保尔·柯察金那段“人的一生活应该这样度过”的名言,使我萌生了“科学造福人类”的人生目标,并成为我日后报考大学时选择专业的首要指导思想。

1977年恢复高考时,可供选择的大学专业并不多。当时我想,那些理工科冷门专业,因乏人问津,相对容易实现自己“科学造福人类”之理想。于是按照自己只鳞片爪的浅薄认知,依次挑选了三个冷门理工专业;青岛海洋学院的水声物理专业、武汉大学无线电波传

送与接收专业、山东大学的铁电物理专业。但这些专业毕竟太冷门了,具体情况心里没数,于是便找邻居打听。恰巧邻居中就有海洋系的教师,他告诉我,青岛海洋学院属于军事管制学院,“文革”前,其院长是位海军少将;水声物理专业因为要经常出海做试验,所以招收学生时政审要求很严,相当于出国海员标准。闻之我心里顿时一凉,明白这个心目中的第一专业绝对与己此世无缘。

于是重新摊开招生目录,试图寻找一个不管社会如何变革,始终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同时又能实现自己理想的专业。最后还真被我找到了,上海中医学院的针灸推拿专业。因为是“绝”选,所以也就没和任何人商量,直接在单位里,把其填在了正式志愿单上的第一志愿栏里;第二、三志愿则随手填上了二医医疗系和上医医疗系作为陪衬。

回家后,妈妈觉得我填报的志愿大大不妥,说“推拿是个力气活,而你身板这么瘦弱,绝对推不动的”,我说“要不

改中医医疗系吧?”妈妈说“中医好是好,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汤头歌诀那么多,你记性又差,怎么记得住?还是选二医医学系吧。”我觉得妈妈的分析在理,于是第二天一早便去单位重填志愿,把二医升为第一志愿,上医和中医学院医疗系作为陪衬。

随后的考试一帆风顺,成绩也不错,并如愿被二医所录取。毕业后,我留在附属宝钢医院工作。

30多年来,在前辈的指引和自己的努力下,在学术、科研、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值此机会择其一、二,向母校汇报一下。

学术上,系统研究了国际通用的前列腺症状评分系统(S-L问卷)的可靠性、复测稳定性及问卷结构的影响因素,发现了该问卷的内在缺陷,提出了一些改进方法,并得到业界的认可。

在指导研究生进行肾结石的预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系列实验研究成果,如发现饮用酸奶可以明显降低尿酸的排泄量,在对其作用机理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提出在草酸钙肾结石复发高危人群中提倡“饮酸奶,防结石”的全新预防理念;发现豆制品及其主要活性成分大豆异黄酮具有预防草酸钙肾结石的效果,破解了我国民间长期广泛流传的“肾结石患者不可食用豆制品”的迷思,先后有6项药食同源预防肾结石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权。

行政管理上,我做了一件值得引以为傲的事。在宝钢医院副院长任那期间,提议“宝钢医院”改名,并最终促成落实。

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宝钢钢铁厂的一项配套工程——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宝钢医院宣告建立。医院的这一冠名在计划经济年代并未显示出其有何不妥,因为当时病源来自定点劳保单位,医科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进入市场经济后,病人和医生均可自由选择医院,该冠名弊端也随之显露。周边的农民,远

近的居民和众多的外来人员均望文生义

地误认为这是一家宝钢的职工医院,并不对社会开放;硕博士等高层次医学人才也误认为这是家低档次的职工医院而不愿入盟,由此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医院的生存和发展。为此,我在医院职代会上提出了“建议医院更名”的议案并获得立项,随后又多次在院务办公会上,以“职代会已立项,必须落实”为由加以催办。在时任院长和党委书记的多方奔走努力下,获得了各有关部门的同意,医院终于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由此提升了医院的品牌层级,拓展了医院的发展空间。

此外,在参政议政方面,履职市人大代表期间,自己深思熟虑的一次发言可能影响了市政府的一项决策。2009年,韩正市长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脱稿表示,要组织三级医院专家深入社区,方便居民就诊,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并强调当年一定要完成“破冰之旅”。数天后,他在市人代会上作补充报告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我在随后的工作报告审议会上,对市政府正在酝酿的这项政策做了专题发言,提醒政府可能是“好心办坏事”。我细致入微地分析道,现在的看病难,是看市级医院专家门诊难,各个社区看不好的疑难杂症都汇集来找专家诊治,但疑难杂症在每个社区的发生率毕竟不高,需要看某个专科专家的患者更是少之又少,若是把一线业已供不应求的专家抽调到社区,出发点是想便民,可实际上却是浪费了宝贵的专家资源,造成市级医院专家门诊挂号更加难,结果反而是害民。之后,“市级医院专家下社区”这支已搭在弦上之箭,始终未见发出去,我想,这可能是受了我发言的影响,因为在大会印发的每日简报上,我没有看到其他代表对该议题有过类似的发言。

40年前,九州大地恢复了高考制度,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从而让我们国家变得繁荣富强;对个人而言,恢复高考成就了我的人生,让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大班同学进入附属仁济医院实习,大家住在6楼,外滩清脆的海关钟声为我们日夜报时,见证我们在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各专科门诊和病房“三班倒”艰苦学习的日日夜夜。由于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我们大班在毕业统考中平均成绩高达87.5分。

毕业35年,我们大多小有成就,有的则成果累累。花儿能盛开,全靠园丁来栽培。我们要衷心感谢母校的老师,是你们呕心沥血和倾囊相授,让我们拥有了扎实的医学基础和临床功底,没有奉献敬业的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母校恩情似海,我们永远不会忘怀!

岁月如梭,青春犹歌。40年前,我们怀着一个共同的梦想,走进了医学的殿堂,理想之舟在这里启航!五个年头的春夏秋冬,我们在教室里聆听,在图书馆里沉思,在赛场上苦思冥想,在解剖房动手操作;我们矫健的身姿活跃在运动场上,欢声笑语徜徉在各种Party中,青春点缀着绚丽的梦想,同窗情谊流淌在点点滴滴的往事里。那时我们正年轻……

五个年头的朝朝暮暮,凝聚着园丁辛勤栽培。春暖花开,老师和辅导员莫大的幸福就是看见桃李满天。今天我们在这里自豪地说:老师您滋润桃李花香,果实丰硕,琳琅满目。您的不少学子功成名就,引领医学前沿,谢谢您,亲爱的老师,亲爱的辅导员,您用自己汗水使我们

成了。回眸青春,聚首今朝!同学,今天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在献身立业、辛勤耕耘的生涯中,也许你已经出类拔萃,光彩照人;也许你还是在平淡无闻,默默奉献;也许你依然在赛场上苦思冥想,也许你秉承矜持娴静,少言寡语;每个人都活出了生命的精彩,让我们再次看见彼此的身影与真诚。

数十年的思念和期盼,此刻酿成浓郁醇香的美酒品尝,让我们举杯同庆,友情万岁!

同学们,在这欢庆的时刻,倾诉你的衷肠,放飞你的思绪。旧梦重拾,不拘功名,放歌抒怀,淡忘忧伤,青春飞扬。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让我们共同祝愿:友谊长存,激情永在。让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相约再聚!

理想之舟在这里启航

78级医疗系校友 颜嫣慧

